

陈少敏

CHEN SHAO MIN

李树高

曹伦甫

● 山东文艺出版社



陈少敏

李榜高 曹伦甫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高密县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125印张 2插页 448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9—0393—1
I·346 定价7.30元

内 容 提 要

陈少敏同志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为党的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无私奉献，深得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该书以翔实的材料、质朴的语言，叙写了少敏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经历：青少年时代，勇斗劣绅匪霸，痛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地下工作时期，历尽艰险，保护革命战友；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发扬优良革命传统，与人民同甘共苦；十年浩劫中，坚持真理，无情揭露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恶阴谋，为党的忠诚干部申张正义……

书中还赞颂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震、王首道、任国桢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在少敏成长过程中耗費的心血。

该书不仅为研究党史提供了丰富资料，也是对干部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19121123

I247.5
4421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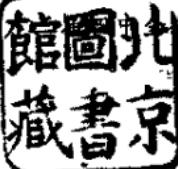
序

姜春云

长篇传记文学《陈少敏》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它不是一部一般性的传记文学，而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陈少敏同志出生于我省寿光县范于村一个贫农家庭，因不堪阶级压迫，怀着阶级仇、民族恨，于一九二九年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她无私无畏，勇往直前、英勇不屈，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民族和人类的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大革命时期，昌潍大地留下了她斗争的英姿；在青岛阴云密布的贫窟陋巷里，有她坚强的足迹；在党的北方局，留下了她革命的艰辛和悲酸的经历；在冀鲁豫边区，留下了她血的呼号。抗日战争时期，她与李先念、郑位三、朱理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为开辟中原敌后根据地，付出了八年的艰辛和努力，被誉为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之一。她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文革”期间，在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坚持原则，拒绝举手，为此誉满全党。

陈大姐的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是深受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是我们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学习的楷模。尤其是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全党正在深入贯彻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



B 773840

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清除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倡导为政清廉，《陈少敏》一书的出版，是会很有教益的，必将起到启迪、感化、激励的积极作用的。

一九九〇年一月四日

目 录

序	姜春云	(1)
一 降生危难		(1)
二 半夜闹“鬼”		(7)
三 脚 祸		(12)
四 夜袭土匪		(19)
五 父辈的关怀		(26)
六 父仇家恨		(30)
七 冲出困境		(36)
八 谁是魔鬼		(39)
九 魔窟捉鬼		(43)
十 文美中学的曙光		(52)
十一 庄龙甲的启示		(60)
十二 赶走李恩惠		(65)
十三 智驱赵大鼻子		(79)
十四 夜校风雨		(86)
十五 初会任国桢		(91)
十六 寒夜假夫妻		(97)
十七 风雨三姊妹		(109)
十八 生死一道		(118)
十九 打掉艾布斯的威风		(129)
二十 “苏维埃运动日”的苦斗		(140)
二十一 “左”倾遗恨		(146)

二十二	苦境夫妻情	(154)
二十三	落马湖的遗恨	(162)
二十四	最悲痛的日子	(167)
二十五	谁走的路对	(177)
二十六	铁窗拦不住	(185)
二十七	马家沟煤矿的火炬	(197)
二十八	沙区斗洋人	(203)
二十九	大难不死战旗红	(215)
三十	少奇同志的教诲	(223)
三十一	毛主席的特使	(230)
三十二	无缘的爱情	(237)
三十三	飞马比武退群匪	(246)
三十四	中原播火	(255)
三十五	手足情	(265)
三十六	杀向鄂中	(274)
三十七	新街一战震鄂中	(287)
三十八	巧袭日寇巡逻队	(295)
三十九	将计就计	(301)
四十	胜利岂能只靠刀枪	(310)
四十一	孩子最多的妈妈	(322)
四十二	三顾徐公	(330)
四十三	保护同志	(344)
四十四	当官要给民作主	(349)
四十五	两军合力定中原	(362)
四十六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372)
四十七	故乡情	(384)
四十八	青岛的笑声	(394)
四十九	工人的骄傲	(403)
五十	当国家困难的时候	(412)

五十一	女包公.....	(422)
五十二	疾风劲草.....	(429)
五十三	炉火真金.....	(435)
	后记.....	(442)

一 降生危难

从堆云削翠的沂蒙山谷，向北流出一条泛金溢银的清水河，名叫洱河。

古老而多姿的洱河，穿过七山二十四壑，跨越临朐、益都县境，流过寿光平原之后，带着沿途的艰辛和疲困，注入碧蓝的渤海。在寿光与益都县界的河西岸不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杂树林，里边藏隐着一个很不起眼而又仙境般的小村，称为“范于村”。

一九零二年古历四月十四日，陈少敏同志就出生在这里。

相传很久以前，此处原是一片“鸟兽不栖”的荒滩野坡。这年夏天，山洪暴发，洱河发怒，将此处淹没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后来，有一条金龙随水而过，它龙尾一摆，摇身隐入水中，洪水顿时退去，变成一条清澈透亮的平静小河。河岸上的荒滩野坡，变成了一马平川的沃野，长出了茁壮的五谷杂粮和浓郁茂密的树林。接着又飞来了五彩斑斓的金凤凰，率百鸟唱于林中。因范姓和于姓首居于此，就以“范于”命了村名。

时过不久，人们听说该村能藏龙隐凤，纷纷来这里定居，村子里也就有了张、王、李、赵这样一些杂姓，最后又来了一家姓孙的——那就是陈少敏的祖先。

然而，范于村在旧社会并没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美景。地主的盘剥、暴政的苛捐杂税，像一条条毒蛇将人们的血汗都吸干了。陈少敏家从祖先搬来的时候，就住着三间又矮又黑的小土西屋，几代人过去了，连个样儿都没变。

少敏的父亲孙万庆，共兄弟三人。大哥叫孙万成，二哥叫孙万春，他排行老三。少敏爹上过几年学，喜欢舞文弄墨讲古书，并练就了一身武功。“庚子之役”时，他听说要打外国洋人，便跑出去当了一年新兵，战争失败，又逃回家乡。他为人仗义直言，不畏权贵，乡里人送了他个绰号叫“孙铁汉”。

孙万庆家早先还有十来亩地，后来日子越过越紧，到兄弟仨分家时，每人只分了一亩半地。万庆因为年纪小，多分了半亩。万庆家里生了一男一女，老人又相继谢世，日子也就和其他兄弟一样了，一年到头过着三根肠子挽着两根半的日子。

世代受穷的孙万庆，不安于穷命的摆布。一九〇一年，黄烟大长价，他把仅有的二亩地全部种了黄烟。开始长势良好，苗肥叶壮，大有丰收之望。谁知破船偏遇顶头风，在黄烟将近成熟的时候，突然遭了雹灾，二亩黄烟全被打成烂泥！自此，万庆家一蹶不振，靠谷糠掺菜度日。

秋不收，春难过。就在这年春头子上，陈少敏降生了。

陈少敏一降生就奶不吃，觉不睡，整日大哭不止，闹得全家惶惶不安。这事引起村里老少爷儿们的纷纷议论：

“这孩子性大不凡，怕孙家穷门担不了！”

“看孩子那哭声，怕是虎女降世吧！”

“女哭是孝，男哭是忠。这闺女大了一定知老知少，一片孝心啊！”

七言八语，众说不一。

几天过去了，少敏还是一个劲儿地哭。更糟心的是，母亲由于缺乏营养，一直没有奶水，急得万庆双手抱头痛转。有人告诉他，吃猪蹄能催奶。万庆借钱，到孙集镇买了几只猪蹄，刚煮熟端到少敏娘面前，庄约李大头领着两个村丁一步闯了进来。一见那碗猪蹄，便阴阳怪气地说：“万庆兄弟，日子过得不错啊，吃起猪蹄来了！”

万庆没好气地说：“没看见么，你兄弟家在坐月子！”

“好么，添了喜，可要请客啊！”李大头嘻皮笑脸地说。

“添喜？”万庆一听李大头说话带刺，有些不高兴地说，“李大哥，你是贵人不踏贱地，今天来有何公干？”

李大头把脸一板，一本正经地说：“万庆兄弟，你算说对啦！我是无事不串门，串门必有事。我今日全是为公而来！”

“有什么公事你就直说吧！”万庆也不是吃硬的人。

“大清老佛爷有圣旨，向黎民百姓征收银钱，给外国人赔款。每人五百文，你家五口人，五五两千五百文！”

“啊！”万庆一听如雷击顶，吃惊地问：“李大哥，新添的孩子没几天，也要钱？”

“人头捐嘛，有几口人就得交几口的钱。”

万庆恳求说：“李大哥，家中实在没有钱了。让我一步吧！”

“没有钱能吃猪蹄？”李大头就是这样不讲理。

万庆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强忍怒火再三恳求宽免。可是任他怎样哀求，李大头挺着肚子一步不让。

李大头这次上门逼款，是借万庆困难之机，逼他卖那二亩上坡地。他看万庆要命不提卖地的事，便想：“逼人也是一门学问。万庆是个杠子头，不如先来软的，渐渐逼他上钩。”于是冷笑一声说：“万庆兄弟，谁家也养男育女，眼下你家里正坐月子，就再拖几天，另想点办法吧，实在不行，就把那二亩地顶上得了！”

“卖地？”

“是啊，你愿卖地的话，我可以帮忙。”

逼万庆卖地，犹如撕他心肝。地是老辈里留下的命根子，若卖了地全家人靠啥活命？

“李大哥，人总得留个情面。地我是不能卖，我园子的菜快下来了，能换几百文钱。你宽限些日子，我再跑亲戚借一借，把钱按时交上就是。”万庆压住火气说。

李大头不好再硬逼，答应一声“好”，冷笑着走了。

李火头走后，万庆家那个小窄巴屋像塌了屋笆。少敏嚎哭不说，全家人生怕把地卖掉，也都大哭起来。

听到老婆孩子一齐哭，万庆好像利箭穿心，又不好发火，只能规劝妻子：“他娘，别难过啦！为了孩子，为了你，我三天三夜不吃饭，头拱地也要把钱凑齐交上，你和孩子们保重，我借钱去！”说罢，一跺脚出了家门。

少敏爹一连跑了三天，东借西凑才凑了两千文钱，再算上那一园子菜，还差少敏的那一份。愁得万庆双手捶胸，直埋怨自己无能，养活不了老婆孩子。

少敏娘看丈夫愁得不行；又看少敏哭个不止，一狠心，泪眼望着愁容满面的丈夫哀求说：

“他爹，咱已有一男一女了，眼下日子穷得过不去，就把这孩子送出去，让她逃条活命吧！”

妻子的话，使万庆那石柱子般的身躯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心里泛起一阵不可名状的疼痛，牙齿咬得格格响，直盯着妻子一言不发。这时，整个屋里的气氛，除了少敏仍在不懂事地嚎哭外，其他人都止住了哭声，坐在一边连眼珠子都不动了。

万庆怒视一阵，突然倾尽全身之力，在破饭桌上猛力一击。桌上的几个黑土陶碗，随之跌落到地上碎了个粉碎。儿子文修和大女儿玉珍，望着爹那可怕的脸，吓得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他们并非怕爹动打，因为爹在孩子身上不舍得动一指头，怕的是爹同意将妹妹送人。

一阵沉默过去，万庆仍闷头不语。妻子想再劝他几句，可是一看丈夫正在火头上，她那苍白的嘴唇只翕动了几下，又把泪脸缩在怀里不语了。

万庆的发怒，不是对老婆孩子来的，他是向吃人的旧社会发恨，抱怨老天对穷人不公。他活到三十岁，日夜想大干一场，甚至连做梦也这样想，干出个样来，为孙家洗去“寒”门

之耻。然而，事实告诉他，在眼下这个社会里，穷人是没活路的。想到此，便冷静地抬起头与妻子商量说：

“他娘，就依你的话办吧！”

少敏就这样，让“穷”字所逼，被爹送到了村后五合埠脚下的土地庙前。

五合埠相传是春秋战国时的点将台，上边尽是一个个狐狸洞。每到夜问，就有狐狸狂舞于埠顶之上。周围四庄的婶子大娘，都把它们视为万能的大仙，深夜到这里烧香取“神药”。万庆乘月色把小少敏放在一块平坦的地方，然后躲到一棵大树后，单等有人来将少敏抱走。

少敏哇哇地哭叫着，好似在与命运作抗争。

万庆揪心地听着女儿的哭声，想把小少敏抱回家，可是一想到孩子的命，想到人头捐明天到期限，身子又不敢动了。由于几天来没得休息，他感到又困又饿，不由依在树上睡着了。

一阵狐狸嚎叫声，把万庆从梦中惊醒过来，他想起少敏，侧耳细听，听不到女儿的哭声了。他怕女儿被野狗吃掉，猛地跳起来向前察看。啊，孩子不见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四处看了看，只见一只老狐狸拖着尾巴倏忽而过。他更害怕了！他狂叫着：“孩子——孩子——”到处乱找起来。

大哥、二哥听三弟出了事，也都跑来帮助找。可是找了半宿，仍没见孩子的踪影。

“也许孩子被人抱走了。”他们只能这样劝慰万庆。

可是，事出意外，万庆一进门，听到炕上有孩子的哭声。一问，原来文修和玉珍不忍将妹妹送人，暗跟在爹后，乘爹睡着时，将妹妹偷偷抱回家了。

少敏就是这样命大，被哥哥、姐姐救下了。

万庆问明情况后，妻子怕丈夫生气，把少敏递过去让他再抱走。丈夫却把脸一变，斩钉截铁地说：“孩子该当有命，不送了，勒紧腰带养大她！”

万庆的话，把一家人的脸上愁云吹散了。两个孩子听了爹的话，顿时消去了恐惧，望着妹妹那小脸蛋直发笑。所以少敏长大后，对哥哥和姐姐的感情特深。

但万庆和妻子心里的愁事犹在：明天李大头来催人头捐怎么办？正在此时，仗义慈善的张志道老人一步闯进屋里，慷慨地说：

“万庆兄弟，不用愁！孩子的口捐我包啦！”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万庆看着小少敏虎气生生，兴奋地给起了个高贵的名子——玉寰。

二 半夜闹“鬼”

在少敏八岁的时候，家中日子仍是饱一顿饿一顿。

少敏天生聪明，模样虽长得不怎么秀气，母亲还是尽力打扮她。但是，由于她性情暴烈，不喜欢穿戴，总不像个女孩子样，虽才七八岁，上树、拔菜无所不能。同龄孩子在一起，都听她指挥。自然成了孩子王。

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内民族民主革命也日益高涨。有着忧国忧民思想的孙万庆，一方面时刻想走报国的道路，另一方面想把子女培养成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的爱国者。他看少敏有闯劲，就抽空教少敏习文练武。这天，她突然问爹：“爹，咱为啥穷？”万庆虽有爱国热情，可不懂阶级斗争道理，少敏追住不放。最后他答不出个所以然，只能回答个：“都怨咱命不好。”

穷困就像身后的影子，老是与少敏家形影不离。

少敏之后，母亲又生了一男一女。这个七口人家，好年景日子还能混，一遇旱、涝，日子就难维持了！

谁知屋漏偏遇连阴雨。这年冬，三妹突然得病，瘦得皮包骨头，都说是患的细病（实则肺结核）。接着，由于生活不好，母亲又得了胃病，痛得娘一声爹一声地在炕上直打滚。

妹妹的病越来越重，少敏抱着皮包骨头的小妹妹，哭着泪花子直求爹爹快想办法。万庆也愁得吃不下饭，眼下真是取借无门啊！。

有一天，少敏家闯进一个人来。此人名叫刘二虎。胖胖的

身子，脸上老带笑。他手提一盒点心，上边还盖了块红纸。一进门，没容万庆开口，就嘿嘿两声，阴阳怪气地说：

“万庆兄弟，你就是这牛脾气！家里和孩子病成这样，为啥不说一声？我没钱还是没粮？”说着，将点心往万庆家里面前一放，弯下腰细声细气地问：“兄弟家，好些了吧？我在街住，离你家远，都怨万庆兄弟不吱一声，来晚了。咱两家还是瓜蔓子亲戚，论起来你还应叫我表哥呢！这次来看你，没拿多少东西，别嫌少。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啊！”

刘二虎的嘴上像抹了香油，难怪人们叫他“说嘴子”。

刘二虎临走时，从腰里掏出个红纸包，往锅台上一拍：“这是三千文钱，先花着，不够再说，至于粮食，明天我打发人送来一石麦子。”

万庆被刘二虎那“大方”劲迷糊住了。他痴呆地望了刘二虎一阵，然后才似有反应地说：“刘二哥，我可还不起账啊！”

“看看，你又多心啦！”刘二虎一拍大腿，瞪着对诡谲的黄眼珠，慷慨大方地说：“万庆兄弟，咱兄弟们讲明白，这钱嘛，许借不许要，啥时有钱啥时还！你只打个借条就行了；你若还不起，这三千文钱我权当在湾里打了漂！”

万庆没说的了。他只好写了张欠条，摁了手印。

少敏家就这样上了刘二虎的当。

万庆有了钱，立即给妻子和小女儿抓药治病。又打针，又吃药，三千文钱花去一大半，妻子的病果然大有好转。三女儿因病入膏肓，终于别了人世。

无情的岁月，不知不觉地又过去了一年。少敏家借的三千文钱用尽，日子照样穷得叮当响。

刘二虎见少敏家已山穷水尽，就乘机逼上门来了。

“万庆兄弟，听说你霉运至，做买卖挣了大钱，今天我可要向你求债了！”

“刘二哥，你这话从何说……”万庆莫名其妙地问。

还没等万庆把话说完，刘二虎把手一挥：“客气什么！咱范于村谁不知道你发了大财？”他这一挖苦，弄得万庆目瞪口呆难以回口。“万庆弟，当初借钱时咱说得明白：啥时有钱啥时还。今天你有了钱，还说啥？况且我又正用钱。前天王二哥要卖西坡的二亩地，把文书硬塞给了我。我有心不要，实难为情；想要，手底下又没钱，所以只好来求你了。再不，你若愿卖西坡那园子地，我可先要你的！”

“刘二哥，你……”

刘二虎怕万庆辩理，忙打断他的话：“万庆兄弟，谁都知道你的为人：以财为草，以人为宝。我不到难处也不来难为你。东西算个啥？还是人格值钱啊！”

万庆一听全明白了：原来刘二虎借钱也是为那二亩金盆地。想来想去，既然自己误入圈套，只好将祖传了多少辈子的亩半金盆地抵了债。自此，孙家只靠剩下的半亩菜园子地过日子了。

正值此时，一道喜讯传了来：“辛亥革命成功了，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

各地爱国组织应运而生，积极招募新兵，扩大战果。这消息传到绝望的万庆耳朵里，使他高兴得彻夜难眠。

这天傍黑，万庆正在菜园里莳弄青菜，早已参加了同盟会的刘老师，欣喜地告诉他：“万庆弟，咱县的赵化溥、张读堂几位先生成立革命党啦！正在招募新兵，你参加吧？”

这位刘老师与孙万庆非常好。他知道万庆早就有以身许国的志愿，对赵化溥先生的爱国行动非常崇敬。所以就来拉他入伍。果然，孙万庆一听立即表示要去报名当新兵。可是一想到家中这一大帮儿女，还有多病的妻子，走了后谁照料他们呢？妻子会同意他走吗？他把这件事与女儿少敏说了。不想少敏眼皮一吧嗒，很有主见地说：